

56. 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某神父的信

(1724年8月20日于北京)

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一定期待我在此叙述一下这个昔日辉煌的传教会如今所陷入的令人伤心的困境。但是，由于其他人已经自动地向您报告了这些情况，我只限于和您谈谈已经入了教的一个北京满族世家的情况。它是血统皇亲，但是它在信仰基督方面更优秀。尽管我没有参与让这个家族的亲王们入教，他们的付洗及对他们的指导，应归功于上帝和葡萄牙耶稣会士苏霖神父（Joseph Suarez），我和他们往来还是非常密切，和他们经常交谈，因而我可以很确切、真诚地向您报告他们的故事。

首先，应该让您先对中国的皇家血统的亲王有所了解比较妥当。如果您把他们跟欧洲的亲王，尤其跟法国的亲王相比，那您就错了。在欧洲和法国，众多国王的子孙们都以其先人为荣，他们的地位比国家的最高贵的人士都高出许多。他们人数不多，因而更引人注目，更受尊敬。在人们心目中，和国王的血缘关系越近，越受尊敬。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我所要谈的皇家血统的亲王们几乎都是直系皇亲，

他们只上溯到五代之内，他们的人数增长非常快，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们今天已有两千多人了。由于人数太多，与皇帝关系疏远的就被贬低，甚至一无所有了，没有和他们出身相适应的头衔，也没有职位，所以，有同一血统的亲王们的地位是大不相同的。您从中可以判断我对您谈到的那些归信了基督教的亲王们所必须要克服的障碍了。

我还要告诉您，北京有一个衙门专门处理亲王们的事务：不能把亲王们和老百姓混淆在一起。这个衙门的主管和官员是一些有头衔的亲王。下级官员是从普通的官员中选拔出来的。这些官员负责制订程序、规章及其他必要的文书。皇族的所有孩子一出世，都由这个衙门登记入册，它负责记录亲王们的头衔爵位，还负责奖惩，具体奖惩亲王们。

还有一点要告诉您，所有的头等亲王，除了正房夫人以外，一般还有由皇帝授给品位的三位夫人。这个衙门把她们的名字也登记入册。她们生的孩子排在正房夫人生的孩子后面，高于普通小妾生的孩子。亲王们想纳多少妾就可以纳多少妾。

当今中国皇帝是统治了整个中国和鞑靼八十一年皇帝中的第三个^①。其实，如果从他的曾祖父和高祖父算起的话，他已经是第五代皇帝了。后者征服了他自己的国家以后，还征服了整个东鞑靼、朝鲜王国、长城那一边的辽东省，建立了他的朝廷，定都于汉人称作沈阳(Chin-Yam)，满洲鞑靼人称作莫克丹(Moukeden)的地方。从此，他就被称作太祖(Tai-tsou)。所有征服者的开国皇帝都称作太祖。他有许多兄弟，在征服那么多国家的过程中，他的兄弟们都立了许多功劳，他就封他们为亲王(Tsin-Vam)、郡王(Kiun-Vam)和贝勒(Peylé)欧洲人喜欢称之为为一等亲王、二等亲王、三等亲王。往往可以在这些亲王的孩子们中间选一个继承其父的爵位。

除了这三种爵位以外，这位皇帝还设立了其他几等较低的爵位给其他有功之子。第四等是贝子(Peit-Sé)，第五等是恭(Cong)还

指雍正皇帝。前面的皇帝是顺治、康熙。——中译注

有其他等级。这第五等仍在帝国所有最高级的官员之上。

五等以下的就不同于前五等了。从排场、服饰、外表上看，他们和官员们无甚区别，只有他们戴的一根黄色腰带才标志着他们是皇族。所有血统亲王无论有无爵位都佩戴这根黄色腰带。但是，没有爵位的羞于佩戴这根黄色腰带，如果他们无钱置办符合他们血统出身的排场的话，他们往往就把这根黄色腰带藏起来。

在我所说的亲王中，有一个第三等的亲王，叫苏努（Sounou），七十七岁，他是清世祖长房的后代，他作为家长的那个家族人口众多。他有十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已经死了，他的儿子也都已有了后代。他还有十六个女儿，几乎都嫁给了蒙古亲王或者在北京的高官。根据满洲人的规矩，他们只能和同样血统的亲王联姻。

苏努亲王的三子^①很聪明伶俐，武艺很好，而且通晓满汉经书。皇帝很器重他，赐封他为恭亲王（第五等级王储），同时让他享有该爵位的荣誉和俸禄。更使他欣喜的是皇帝还表示指定他为他父亲的继承人。

从第五等到第一等的亲王，平时要出席公众礼仪活动，每天早上去上朝，然后回到自己府邸，他们只须管理自己的家庭事务及皇帝派给他们的官员侍从。亲王们不能互相拜访，不经准许不能在城外过夜。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把他们管得那么严。亲王们都很清闲，大部分亲王也就乐得过游手好闲的生活。

我所提到的那一位自然对碌碌无为的游手好闲很反感，他勤奋读书，上帝指引的道路使他懂得了基督真理，这是不久前他自己告诉我的。我要求他谈一下他怎么会想到要归信基督教，是怎么开始的。起先他很谦虚，显出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他沉思了一会儿后说道：

“既然您想知道，我用几句话告诉您吧。我向您承认，我很惭愧抵抗了好久上帝的声音，把上帝的最令人生畏的奥义看做是人的杜撰。我从开始翻阅文人手中中国人最尊崇的经典书籍开始，然后，我

① 名苏尔金，圣名若望，雍正五年卒。——中译注

情不自禁地同时又读了其他各派的书籍，读了和尚（Hochang）和道士（Taosse）的书，我想了解他们与众不同的生活的道理。我发觉这些书中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地方，在最基本的问题上，我在这些书里找不到可以遵循的原则和充足的道理。我怪我自己太笨，我更用功地读书，我向最能言善辩的和尚、道士们请教，我和他们争论，提出我的不解，但是他们的回答不能使我满足。在好人有好报、恶人得惩治的问题上，他们都不能自圆其说，我一点都不满意。上帝让我有一天走过一个集市，看到有几本旧书出售，其中一本书名为《论人的灵魂》，引起我的好奇，我示意手下人把它买下带回家来了，我一回到家就马上读这本书。我发现这本书的风格和我以前读过的书很不同，但是，我既不懂里面的意思，也不懂书中的结论，我头脑里的难点层出不穷。

“我派人到书商那里去找几本可以给我一点解释的相同类型的书。书商说他没有这方面的书，只有‘天主堂’有，也就是说教堂里才有这样的书。我还以为那是一家卖这种书的书铺的牌号呢。那时我虽然大概知道在北京有一些欧洲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和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说过话，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住的地方叫‘天主堂’。

“我命一个家人去‘天主堂’买书。不一会儿，他就捧了许多书回来了。他告诉我，书是赠送的，谁向欧洲人要，他们都给，基督教徒们跟他谈了好久神父们的情况，及他们宣扬的基督教义，还说在这些赠书里我可以找到最重要的篇章。

“我迫不及待地读了这些书。我对书中条理清晰、道理明朗、言之有据很受感动，这些道理证明了天地万物有一个惟一的造物主，世上再没有比他更伟大完美的神了。书中深入浅出阐述的道理吸引了我，尤其我觉得这些道理和古书上的道理是相符合的。

“当我读到神的儿子自己降到人世的地方，我很惊讶，有些头脑清晰的人竟会把这样一种震撼我心灵的、不同寻常的理论和许多理论混淆在一起。我思考得越多，我思想中对这篇文章抵触越大。我是用肉眼注视着崇高的基督教义。我还没有学会用基督教的信仰来武装我的思想。我和我的兄弟们及亲戚们讨论这些书，经常争论

书中的一些问题。为了弄清我们的疑问，为了坚定地不信仰基督教，我们到教堂去了好几次。我们经常和神父们及信仰基督教的文人们一起讨论，他们的回答让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我们的疑问并没有消除。我写了两本书，阐述了所有促使我们相信神的启示的动机及我在基督教书籍中读到的最明白最有体会的东西。我也谈到了可能遇到的难点及对这些难点的解答。我顺其自然地编辑安排这本小册子的章节，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想自己说服自己以及激烈反对我的家人们。我不再对您提我们在鞑靼（Tartarie 热河）时经常发生的争论，您是知道这些争论的。最后上帝慈悲的目光投到了我的身上。如果我父亲能够倾听上帝对他的召唤，我相信我是最幸福的人了。让我们一起为此不停地向上帝祷告吧，我对您和其他神父们为此做的祷告不胜感激。”

对于我来说 他说了这几句话就够了 但是 尊敬的神父 对于您是不够的，您肯定还想让我告诉您是什么使得他思想飘忽不定，引起我们在鞑靼时的争论。情况是这样的：

十二年前的秋天，这位亲王随康熙皇帝到鞑靼打猎。他知道我也去，就吩咐手下人打听我的帐篷安在哪里，嘱咐尽可能地、不动声色地把他的帐篷安在我的旁边。他几乎读了所有中文的关于上帝的法则的书，他经常找他认为知道这些书的人交谈。有一天，他和他的十二弟^①一起到我的帐篷里来。他的弟弟是一位十七岁的年轻人。他首先对我声明，如果他和发生争论，那不是故意来找我茬儿的，也不是为了炫耀他知道的一点皮毛，而仅仅是为了解除疑问，弄明白他难以理解的问题而来。因此，他求我不要花费时间向他证明他已经相信了的东西，诸如神的存在，神创造了万物等等，“而要说明，”他对我说：“使我反感 难以接受的东西。”

在这方面，他向我提出了他在圣子降生、不平等的处境、好人受难坏人得逞、灵魂归宿预定、圣体圣事、忏悔、教皇的权力、宽容、教义

的实行、魔鬼附身的人和受魔鬼侵扰的房屋等问题，他还对好几篇其他条文提出了问题，从他提出的问题来看，我估计他不久的将来就会归信入教了，上帝还会通过他让其他许多人也走上得救之路。

用不着向您汇报，我对他的回答都是按照神学的教导，您和我一样知道得很明白，但是我应该说，尽管不信教的人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一般说来，并不总是最好的道理能说服得了他们，往往是偶然说出的某几句话震动了他们，上帝用这几句话来把他们吸引到他那里，来让传播他的话的使者们明白，改变和征服心灵只能是他的仁慈的杰作。

我们交谈结束时，我对他说，不要以为他是第一个有类似疑问的人，也不要以为我对他的回答是我臆造的。“欧洲人，”我对他补充道，“在入基督教前也有同样的疑问，甚至疑问更大。但是最后，上帝保佑，出于我们所有的最美好的相信上帝的动机，他们被说服了，他们变得谦卑了，他们思想上信服了超越人理智的真理，他们也怀疑过，为了他们也为了您，在这方面不要花力气了，不要再花心思寻找错误的理由不听上帝对您的召唤，上帝通过您体验到的这种焦虑不安在催促您。他主动向您走出了最初几步，而您却后退，好像会失去什么东西似的，或者好像他要吓唬您似的。要知道，对您来说，最大的不幸是上帝不再召唤您了，让您呆在那种不幸的安宁中而不管了，在您死后，继不幸的安宁之后是无尽的痛苦折磨。

“从您这方面，至少也要迈出一步来回答上帝对您的召唤。您不赞同多妻制，您说可以不要好几个妻妾，您说得很好，那么，要拿行动出来，就从遵循这一条开始吧，准备好接受更大的恩宠，您就能解除难点和疑问。到目前为止，您只是争论不休，疑问倍增，您只是考虑掂量您从目前状况过渡到基督教徒们所处的状况，使您不敢靠近，好像有魔鬼守卫在那里似的，也就是说，您缺乏启示，缺少力量，必须热诚地请求上帝眷顾您，不断给您启示和力量。‘我每天都这么做了。’他说。‘继续做下去。’我说，‘您要相信您的祷告将会使您如愿以偿的……’”

他从热河回到北京后，经常和他的父亲苏努亲王及兄弟们谈论基督教的好处，他完全沉浸在基督真理之中，非常起劲地劝说他们，向他们宣扬基督教义，催促他们至少读一下基督教义的基本原理。他说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因为这是有关永恒的幸福或者不幸的大问题。他的话对其家人只有些微微触动。他们不听他的，要求他安分一些，要求他像先辈们一样生活。他的先辈们都是一些值得仿效的好榜样。他看到争论效果并不好，争论经常毫无结果，就动笔写了上文提到的那本小册子。上帝保佑，大家仔细读了这本小册子，他们仍继续和他争论，不过没有以前那样固执了。他们的住宅离葡萄牙耶稣会士的教堂不远，他们经常去教堂求教解惑，他们很谦虚地提出他们的疑问。终于，上帝的恩宠战胜了他们的抵触，他们之中的三四个人信服了，想认真地接受福音了，只不过因为他们是满族亲王，归依入教还需要克服一些障碍。

最大的障碍之一是“跳神”(Tiao-Chin)，这是满洲人入主中原以来，几乎每个月都要进行的对祖宗的祭拜。他们有的在祭祖时还混杂了佛教和道教的礼仪。由于他们的父亲还健在，这位亲王和他的兄弟们都是一家之长，他们都不能自由更改这些礼仪，也不能经常不参加祭祖，否则就被视作不肖子孙。这在鞑靼人中犹如造反的罪名，要受到同样的惩罚。

另一个障碍是来自他们的父亲。尽管他对基督教很有好感，但他仍不允许任何一个儿子归信入教。他甚至威胁说要奏报皇上。他怕惹恼了皇上，也怕遭到其他皇族中血统亲王们的耻笑，所以他这么做是违心的。至于我所提到的他的儿子们，对他们来说，失去他们的财产、爵位、妃子等以及严厉的教规，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障碍。他们说：“我们可以战胜这些困难而不求助于人，我们只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希望上帝不要拒绝我们的祷告。”于是苏努亲王的第三子和第十子 首先在我将要说到的情况下受了洗。

1719 年，康熙皇帝和厄鲁特人的策妄阿拉布坦打仗。他决定派他的十四子出征，好多位血统亲王自告奋勇一同前往，按康熙皇帝授予的衔位接受十四皇子的指挥。其中第十亲王当时大约二十七岁，他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以武艺高强著称，他和其他亲王一样报了名，他被接受了。那时他信基督教已有好些时日了，他准确无误地遵守了上帝的法规，他从不错过教会规定的任何一个斋戒日，他做祈祷、读圣经、教导他的家人，他家里已有好几人在他之前受了洗。他曾经多次催促苏霖神父为他付洗。苏霖神父为了进一步证明他的恒心，一直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即将要前往六百法里以外的地方去了，出发之前，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重又强烈提出要求受洗。他对苏霖神父表示，如果他仍拒绝给他这种恩宠的话，他将以自己的灵魂来回答上帝的召唤。他说他读过福音，他决心遵守福音的教导，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对他还能再要求什么呢？至少应该考虑到在一个空气很坏，疾病、饥荒的国家里接受洗礼不是一件易事，那是比他将要去与之打仗的敌人更凶狠的敌人。

他那样诚恳，那样迫不及待，不久苏霖神父就不再坚持了，苏霖神父为他付了洗，如他所愿给他起教名为保禄，因为他多次读了圣徒保禄的传记，他特别崇敬这位圣徒。我们在下文中就称他为保禄亲王。

保禄亲王一回到军营就写信给父母，劝他们和全家人都归依入教。他又另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福晋，这位福晋已经接受过教理了，她做了一个梦，很受震动，她把它看做是一种真正的显圣，她丈夫的信中对上帝的精神充满了感情。她深受感动，马上要求受洗，我们为她付了洗，她受洗后的教名是玛丽亚。

保禄亲王不仅教导他的家属和家人入教，他还满腔热情地向其他亲王和旗营里的军官宣传基督教，让他们也喜爱上基督教教义，使

他们解除了戒备心理，成了基督教的热情维护者。保禄亲王得知旗营里有八至十个士兵是基督教徒，他把他们叫到跟前，对他们特别亲切，使他们受宠若惊。他在旗营中起了传教士的作用。他还以身作则，这比他热情的传经布道更有效。

有人把保禄亲王的行爲报告给三亲王，即恭亲王，给他看了保禄亲王写的信，恭亲王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责备自己反而落后于弟弟了，最初是他把关于基督教理入门知识教给弟弟的，他决心从此了结妨碍他人教的一些事务，上帝为他打开了一条入教捷径。

恭亲王体质较弱，健康不佳，经常托辞不上朝，他对上朝不感兴趣。出于对教理的觉悟，他也经常推诿拒绝参加一些他有义务必须参加的某些庆典。康熙皇帝解除了他的职位，降低他的头衔和俸禄，以示惩罚。不久，恭亲王仍放弃了这一切，以便完全自由地只服务于上帝。他为了入教，打发走了一个妃子。他和这个妃子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他亲自教育这个儿子，这个孩子十一岁时得了病，受洗以后就死了，代他父亲到上帝身边去了。他的父亲让他得到了那么大的幸福。恭亲王等不及他父亲的同意就要求受洗。他于 1721 年圣母升天节受了洗。他的教名是若望 (Jean)。他的独子同时受洗，教名是依纳斯 (Ignace)。他全家都已经受过教导，不久，也都受了洗。其中有他的福晋，教名是赛西菀 (Cécile)。她又动员了其他夫人们，有她的妯娌们及她的儿媳妇。她的儿媳妇教名是阿涅斯 (Agnès) 指导她的人称她为基督教中的女英雄。他的两个孙子托马斯 (Thomas) 和玛竇 (Matthieu)，一个六岁，另一个七岁，还有他的两个孙女都受了洗。

全家人都热情洋溢，家人们受主人影响，尤其被这位亲王讲教的热忱所感动，也争先恐后要求受洗，恭亲王在自己府邸内造了一座独立的小教堂。小教堂有一道围墙，只有一道小门进出，外人还以为这幢建筑是藏书楼。恭亲王一天两次召集全家人在这教堂背福音、做祈祷，他在那里向家人们讲道，不管家人们听他的布道还是忽视了去遵循他的布道，他对待家人们一律很好，他对他们说，在入教方面是

不分上下的。信仰是上帝给的，必须坚持向上帝祈求，一旦他们得到了上帝的启示，必须有一种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和力量。当我听到这些好人向我详细叙述他们从主人那里听来的教导时，我特别高兴。

苏努亲王事先对此一无所知，他知道了若望亲王的所作所为后大发其火，甚至禁止若望亲王及其他已入教的人们进他的府邸，他不要见他们，并且威胁说要亲自奏报皇上。

尽管苏努亲王发了火，他的第十一子 受了他两位哥哥的榜样的感动，信服了基督教理，也要求受洗，教名是方济各 (François)。他也学若望的样儿，在自己的府邸造了一座教堂，让听他讲道的福晋、女儿、女仆们在那里受洗，接受其他圣事。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他们这种身份的人是不能去教堂的。普通老百姓妇女基督徒一年去两次教堂。这种抛头露面只会大大有损于教会的。

不久，苏努亲王得知了方济各亲王受洗的事。苏努亲王对基督教本来很有好感，但是与上帝相比，他更害怕皇帝会怪罪于他，他的地位、财产难保。他当过满洲东部各旗营的统帅及辽东 (Leao-tong) 省总督，他担任这些职务十年，康熙皇帝对他很满意，回京后，他就参与处理国家军机大事，是八旗统帅之一，在北京，他手下有三万人马，北京所有一切事务都归他奏报皇上。

此外，苏努亲王的第六子 和第十二子一直跟随康熙皇帝左右。尤其是第六子在朝廷中最精通满语、汉语，思想最敏捷。他叫勒什亨 (Lessihin) 很得康熙皇帝信任和重用，一身兼五六职 以前这些职务都是由五六个大官担任的。他准确无误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责，令人惊讶，人们对他的超人才华赞叹不已。

苏努亲王认为这个第六子肯定会被皇帝选中继承他的衔位。他没有料到，这个儿子和他的另一位当侍卫的兄弟 想要入教，他这两

① 名库尔陈，圣名方济各。——中译注

② 名勒什亨，圣名类思。——中译注

③ 指七子鲁尔金，圣名伯多禄。——中译注

个儿子不懈地学习研究我们神圣的教理。说老实话，另一个儿子更隐蔽一些。每当他单独碰到我或者稍稍离开众人时，他总要向我提出一些疑问。但是，一看到有人向我们走来，他马上就不说话了。他还请求我不要当着其他人的面和他谈有关基督教的事。

他的哥哥却不同，尽管他比较晚一点走上灵魂得救的道路，他到处赞扬基督教，即使在他和大臣们坐候皇上召见的时候也不例外。对别人的攻击，他处之泰然，并不马上辩解。他嘲笑中国各种不同的教派，他竭力说明有一个统一的上帝、赎回原罪的必要性。最后，他毫无顾忌地谈论若望亲王告诉他的基督教理。他讲得那么慷慨激昂。他的自说自话触怒了那么多人，他得罪了某个宠臣。有一个亲王借口为这个年轻人好，奏报了皇帝，但是皇帝也不太在意，皇帝轻描淡写地很宽容地说：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勒什亨亲王仍不断地积极宣扬基督教。回到家里，他告诉他那几位信基督教的兄弟们他如何与反对者们说理的，他要求兄弟们给他提供新武器，让他更好地和信仰的敌人论战。他的独子才两岁，突然夭亡了。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打击了他的积极性，他甚至怨天尤人起来。有一天，我去看他，他在万分悲痛之中碰到了我，他禁不住泪流满面地埋怨道：“上帝让相信他的人悲苦哭泣，反而让坏人得逞，上帝的公正在哪里呢？难道能让上帝的敌人来咒我倒霉吗？”

我打断了他，对他说我听到他说出这样的话很吃惊：“您不是每天都在说皇帝对任何人一概不负责，任何一个百姓无论做了什么好事都无权向他索取回报吗？您不是每天都在说应该毫无怨言地遵从皇帝的意愿吗？您不是每天都在说应该相信皇帝做的事自有他的道理的吗？然而，您并没有把他看做神。您知道，皇帝也是人，他和其他人一样也会犯错误，也会感情用事的。您想要什么呢？您想要贬低上帝的尊严吗？想把上帝的尊严置于一个人之下吗？您向别人那么多次地颂扬上帝的公正、明智、仁慈，您有什么理由可以抱怨呢？谁说您儿子的死是件坏事呢？难道对他、对您不可以说是上帝赐福吗？对于他来说，因为他受过洗，他已得到新生，他现在就可享有永

恒的幸福了。对您来说，他的死使您更接近上帝了。他母亲是您的侍妾，他死了，您不是更容易把她打发走了吗？”

“但是，我想，”我对他补充道，“您提出荣禄富贵的兴盛升迁的问题是很对的。如果这是您的想法的话，我看朝廷里像您这样受宠幸、被委任那么多的重任的亲王是少有的。此外，您还有和这些职位相应的俸禄。根据您的说法，您不是也和那些坏人一样飞黄腾达吗？而您还在埋怨上帝！”

他听了我这番话笑了。他向我承认，他确实舍不得为了入教放弃他的职位和头衔，繁忙的公务又使他不得空闲。如果他一旦打消了这些顾虑，他就会真心实意、持之以恒地归依入教。他同意我的说法，一时的荣禄富贵不是上帝给基督徒的许诺，实际上它们不值得我们倾注热情。下文将可以看到上帝是如何把他完完全全吸引过来的。

这些亲王们中任何一个的入教都很与众不同。他们的虔诚和热情、圣洁的生活都有动人的故事，值得一书，为好人们树立榜样，激发起最冷静的人崇尚道德。我在这里仅仅大概介绍一下这些优秀的新人教者们入教时的功绩和高尚的道德。

有一次，我在上文提到的那位大将军 进西藏出征两年之后，皇帝召见他回朝廷过年，详细汇报西藏军队的情况。这位大将军把敌人赶走了，也就是说把占据了喇嘛国并且蹂躏了四年之久的策妄阿拉布坦的军队赶走了。这位大将军把保禄亲王一起带进了宫，他很赏识保禄亲王的才干及其在战场上的杰出表现。大将军向他的父皇奏报中极力举荐了保禄亲王，以至于皇帝又提升了他的官职，又相应提高了他的俸禄。

但是，保禄亲王有其他的打算，他决心只为耶稣基督效劳，决心只和基督的敌人作战，不久，他向宗人府提出辞职。他借口膝盖有病，不能骑马打仗，再保留他的职位，享受朝廷的俸禄，他心中有愧，他

奏请皇上同意他退伍。

宗人府主管亲王是保禄亲王的朋友，他把奏章写得让皇帝接受了保禄亲王的退伍要求。皇帝仍让他保留了一个荣誉空头衔。保禄亲王看到自己自由了，可以摆脱世俗的困境，高兴极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基督教事业中去了。他不再满足于开导家人们，他开始争取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亲友。他极其关心非教徒亲王们的濒于死亡的孩子，他亲自去看他们，给他们的父母们解释他的孩子受洗之后死去是多么幸福，然后，他就给濒临死亡的孩子付洗。

保禄、若望和方济各三位亲王每天聚在一起商讨推动基督教事业。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的父亲苏努亲王不入教，他们就不会有很大进展。但是他不见他们三个，必须找其他能打动他的心的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的大哥才能说动父亲入教。大哥天生才华横溢，说话谦虚又服人，能说一口满语，他们的父亲喜欢听满语，不喜欢说汉语。大哥有这些长处，一定能赢得善良老人的心。大哥处事公正，大家有事都向他请教，父亲常常让他处理最棘手的家中事务，他总处理得很好。

大哥还没有入教，但是已经在听基督教理了，和他的兄弟们一样，受到了很好的基督教理开导，他和基督徒弟弟们一样严格遵循基督教理。他之所以没有受洗，是传教士们认为要等一段时间，他们恐怕一旦他受了洗，苏努亲王就不让他进门了。传教士们要让他进教前再对他父亲作最后的努力。大哥欣然接受了弟弟们的委托，满怀热情又小心谨慎迂回曲折地打动父亲的心灵，启发父亲产生入教的愿望。其实苏努亲王了解基督教理，他是出于政治和利益考虑才和教会保持距离的。

与此同时，三位基督徒弟亲王插不上话，只能祷告仁慈的上帝眷顾他们的家人。他们在祭台前长跪不起，他们做非同寻常的斋戒。

他们刻苦修行，真难以想像他们这样出身的人竟能如此苦修，他们做巨额施舍，频频领受圣事，他们请求传教士们经常做圣事祷告上帝，让他们亲爱的父亲归信入教。每当他们想到他们年迈的亲爱的父亲没有受洗，将永远和被天主弃绝的人葬在一起时，他们就泪流满面。

他们做了那么多虔诚的努力仍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效果。他们说了许多动之以情的好话，可父亲仍毫不动心。说老实话，他对于基督教理已经变得比较通融了，但是他仍摆出和上帝很疏远的样子。他坚持不见那三个入了教的儿子，他不会不知道有几个福晋和她们的女儿们已受了洗，但是他佯装不知，他只是叮嘱大家千万小心从事，否则全家要遭殃。大家表示听他的话，做事更谨慎了。然而，他的儿子们仍继续去教堂，好像他们父亲已经同意了似的。

正当基督的羊群在这个优秀的家庭越来越多的时候，康熙皇帝于 1722 年 12 月 20 日去世了。当天他的第四个皇子就登基继位。大家知道新皇登基一般会带来动荡和变化。然而，我说的这一家没有遭受什么，苏努亲王因效劳先皇有功还官升一级，他为此很感欣慰。两年来，他获准退居家里，只是进宫向皇上请安才出门……皇上对他挺好，经常召见他，每次都赐给他好多东西。

不久，勒什亨亲王以其亲身经历明白了相继侍奉两个主人是很难的。服从了敌对的双方中的一个，往往就会得罪另一位。

皇帝对他的几个兄弟很不满意，尤其第九弟，我们叫他九阿哥（Ago）。皇帝命九阿哥交出一大笔银子，他认为那是九阿哥在他父亲当政时搜刮得到的不义之财，然后，皇帝命九阿哥离开京城去从军。由于他对勒什亨不再满意了，就找了一个理由疏远了他。皇帝命他去追讨那笔银子，勒什亨亲王很明白这是一个他无法避开的陷阱。其实，九阿哥也拖延着不缴那笔银子，也没有离开京城，他借口需要时间筹集那么大一笔银两，又借口他突然病了。皇帝把他的故意拖延归咎于勒什亨亲王，因此对他大发雷霆，指责他没有好好执行

他的旨令，对九阿哥比对他的主子皇上尽心，皇帝指责他从前和九阿哥的关系，最后，皇帝命他和九阿哥一起去从军。

勒什亨感到皇上一点不愿意听解释，他也就不多做辩解了，他只是按照中国的规矩，用额头碰地，退朝下来去准备行装，跟随九阿哥去从军。然而，因为皇帝任命他相当于我们的兵营元帅的职位，他认为按规矩他有义务去向皇上辞行听旨。启程的日子定在去年 4 月 5 日，出发前夕他进宫去见皇上，他让他的十二弟陪他进宫，他的十二弟已升为 *Tai-tou-ambam*，也就是打仗或者打猎时，皇帝随从的大总管。皇帝得知了勒什亨亲王来向他请旨，对着那个负责向他报告的官员大发脾气，命他去对亲王说他太放肆了，竟敢擅自进宫。亲王跪着说他是和他的兄弟 *Tai-tou-ambam* 一起来听皇上的旨令的。皇帝说道：“好吧，你和你的兄弟明天一起出发。”这道严厉的旨令霹雳地震得所有的朝臣浑身发抖。不过，这道旨令对这两位亲王来说却是一种天意，一下子割断了他们和世俗荣华的联系。所以说上帝的道路是不可思议的。

第十二亲王看到自己无缘无故一下子受他兄长牵连也失了宠自然大吃一惊。他预料到还不仅是把他派去与所谓敌人打仗，他应该做好在一个无情的监狱里受煎熬的准备。然而，他并不慌张，他默默地出了宫，他首先想到的是去教堂要求受洗，而不是回去安排家事。他对传教士说，他已经下了好久的决心只为上帝服务，这次上帝给他提供了一个履行自己决心的机会，他感到由衷的快乐。他叫若瑟 (Joseph)。

勒什亨亲王从高位上一落千丈，失宠对他的震动更大。他还没有具备弟弟受到的恩宠的必要条件。在途中，他有时间思考了有关富贵不久、人事不定、人间不公、世事虚荣等问题。他的心灵也同时被上帝的恩宠打动了，他决心信奉基督教，他认为惟一能得到持久平安、永远喜悦的办法就是当一个基督徒。

这两位亲王和九阿哥到了西宁 (*Sinim*)，这是京城西面四百法里的一个中国边境城市。他们被分开居住在普通的房子里，但是有一

队官兵毫不放松地监视着他们。在穆敬远（Jean Mouran）神父的关怀下，勒什亨亲王思想成熟了。穆敬远神父是葡萄牙籍耶稣会士，他跟随过九阿哥。圣诞节那天，勒什亨亲王受了洗，教名为类思（Louis）。

类思和若瑟两位亲王从此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做祈祷，读圣经，开导家人是他们日常做的事情。他们给家里写信，急切地要家里人去听道受洗。他们的福晋正等着她们的丈夫同意，她们的妯娌玛丽亚福晋早就给她们传过道了，她们迫不及待地和她们的好几个女儿和侍女一起进了教，她们一起为老亲王入教做祷告，一大批各种身份、各种地位的亲人归信了以后，老亲王的归信是不可或缺的。

老亲王的大儿子尽了他一切力量，但是成效甚微，进展很慢，他打算要另一位亲王协助他。那位亲王在北京秘密受了洗，那时保禄亲王外出打仗去了；那位亲王叫约瑟夫，他的福晋叫玛丽亚，他的女儿叫波拉。约瑟夫亲王深居简出，为人师表，他对基督教很了解，很郑重其事地讲授基督教理，老亲王的儿子们称他为叔叔，因为从清朝奠基皇帝算起，他和他们的父亲是同辈的，他的年龄和身份在老亲王的眼中有着子侄们不可与之相比的说服力。

老亲王的大儿子为了让老亲王和约瑟夫亲王能一起谈谈，他经常在父亲面前称赞约瑟夫亲王，他赞扬他的勇敢、坚定，道德高尚，精通学问，不管是他想要维护基督教理还是想要与之论战，他对基督教理都很精通。大儿子说这些赞扬话一点不动声色，好像是在和他父亲谈话中多次偶然提起似的，这样那位好老人就产生了要见见约瑟夫亲王、听他谈谈的愿望了。由于在他们家里这样的会晤不太方便，于是就决定让他们都到教堂里去。在某一个节日，他们俩都去了教堂。他们谈了很久，全都围绕着基督教问题，尤其是那些使老亲王最疑惑不解的问题。老亲王似乎对这一次谈话很满意，尤其是对约瑟夫亲王很满意，在此之前，他对他的功德并不很了解。

老亲王的大儿子尽量抓住这些有利时机，他不停地对父亲谈起我们神圣的教理的奥义，他主要谈的是基督化为肉身降世为人的善

举，上帝会让好人得到补偿，坏人受到惩罚，以及所有最能打动他心灵的问题。

有一天，他对父亲详细解释他刚刚去参加的圣周的礼仪，他讲得那么动人心弦，以至于老亲王也想去听听基督徒们的祈祷，他去参加了一个弥撒，那次弥撒的排场比平时大，教堂装饰得异常辉煌，他很高兴，从此以后，他经常到教堂来，跪在祭台前向基督耶稣致意，他甚至还派人送钱来买蜡烛和香，他终于愿意见传教士了，很礼貌友好地对待他们，送他们水果和其他土产。他的入了教的子孙们对他这种变化也都很高兴，并且抱有很大的希望，甚至还没有入教的子孙们也很高兴，尽管他们一直还没有任何表示想要当基督徒，他们仍热切希望他们的父亲能归信入教，以便仿效他可少冒些危险。在这个家族里没有一个人不极大地尊重上帝法律，没有一个人不让他的家人入教。不过，他们知道在福建省刚刚发生了教难，但是灾难还没有波及到北京。直到去年 12 月 25 日我们才得知福建省的两位首要官员将指控的奏章呈给了皇帝。皇帝把此奏章交给了礼部去审议。

这个消息自然使亲王们比其他基督徒们更受震动，因为他们失去的东西远比别人多得多。

但是，他们对教会的热忱不减，他们帮传教士们出主意，为传教士们祷告，尽他们所能帮助传教士们。但是，他们和我们的努力都无济于事，1724 年 1 月 12 日，颁布了反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判决，你们看到有一封通信中详细记载了这个判决。

这件惨案使得老亲王考虑了许多，他害怕了，他又威胁起他的子孙们。但是，当他看到北京的传教士们没有遭到驱逐，他的恐惧消散了，又安心了。他子孙中的基督徒仍继续去教堂频频参加圣事。在这种逆境中坚强自己的信念，经受严峻考验。由于皇帝刚刚严禁在庙宇或其他地方举行各种形式集会，否则将重罚，我们不得不采取谨慎、明智的措施，嘱咐基督徒们只能三三两两来教堂，生怕一下来

见本书第二卷第 55 封冯秉正神父的信。——中译注